無夢園遺集

無夢園遺集卷之八

祭文

韓襄毅吳文定復祠公祭

都督朱師復圖山遺愛祠

伍大叅寧方

金大叅赤城

鄭師相方岳

丁大叅玉陽

王學憲聞修

徐司理碩菴

韓大叅鵬南

秦職方中鉉

吳仲連舅翁

吳爾繩親翁

郭介甫表母舅

薛恒石親翁

賀日獻尊人

宋封翁位宇世兄

郭符禹世兄

蔣台宇姑翁

金培麓襟丈

蔡母徐太夫人

王母張太夫人

沈母杭太夫人

張母朱太夫人

翠娛閣選 另帙總附

李宗伯湘洲

韓吳兩先正復祠祭文

仁錫不肖生于襄毅韓公文定吳公之後叨同桑梓當其未生前一年而兩祠被竄廢旣生後之二十四年而始偕衆君子訟言于庭毒熖方熾騰誣嫁禍滅祀不已併欲殺其子孫其子孫滅則兩祠可得而長有耳余裂眦奮臂幾身爲殉以謝二先正使異日死而二先正見之不謂吾黨無人會有海內大賢虞舟鄧公令長洲力如仁錫等請一時府道各臺俱以次如鄧侯請

于是兩家子孫于歲癸卯十月癸未朔奉主入
祠仁錫等敬撩牢祭之復爲摽簡曰嗟乎偉哉
莽操今古奸雄第一黃巢殺人百萬江流盡赤
倭虜比于犬羊不臣名教然史稱莽謙恭下士
操過忠孝之廬必式一摑鼓吏張口橫罵竟不
能加誅而必旁貸他人之手巢掘天下塚至孔
墳嚙指勿動擾虜歲祀孔子
國朝洪武開基之二年倭僧以使事來無他陳
乞願乞文廟祀儀有

詔弗許論止者皆目若輩爲詐嗟嗟操莽巢誠詐矣倭虜所艷子女玉帛彼柰何歆裡于像設之聖賢哉而梯山航海以求之如此其急也是皆一點勃然眞性若火之熱若氷之寒彼且然而不自知其所以然故雖狠如莽毒如操梟獍如巢犬羊如倭虜而卒不能奪其尊賢敬士之念與夫崇儒重道之心孰意生于中華旣覥面目而爲人且讀聖賢書幸厠冠裳而其所摻戈下之石乃嘗代偉人且奉赫然之

詔旨載在國史邑乘可攷者竟爲操莽黃巢倭
虜之所不忍爲豈不恠哉宋青苗之法行侵削
微子等廟張方平抗詆非是詔自今以往有擅
毀先賢祠宇者按之如律以安石勢正熵業奉
旨便宜微子越在前朝方平遽一言奪氣生色
千古當世忠憤忼慨之士豈少方平其人
皇上神聖陋越弱宋遠甚二公皆一代表表人
物非曠世比竊之二十五年非青苗法初行時
比然當事不聞執簡白其惡士大夫不聞鳴鼓

攻其非寥寥二十五載僅僅袁安節公一書及近日伍學憲寧方公復不肖等數語差存天理之一綫而已良可慨也或曰兩家子孫何不當其先與之爭一旦之命而直需今日是不知將勢之大者漢人有言人爲刀俎我爲魚肉以彼㬎日之氣焰脫不量力以羊逐虎將骨肉虀粉又安能因屈爲伸衣襟楚楚稱先正白肯哉是即與春秋復九世之讐玆埀高誼可矣文無銓次直叙衷臆與二公鑒我于文詞之外

祭圖山朱師復將軍文

崇禎庚午六月三日趨　召渡江遥望圖山師復朱公實專祠世祀焉操文祭之其文曰太史論將歸之聞道蓋聞道而後神靜神靜而後神勇神勇而後神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其人乎其人乎曰師復先生履險而貞臨敵而懼職思其居不以虜遺　君父也職思其外執干戈衛社稷也赴難也惟敵是求赴敵也惟心是求赴心也惟學是求剪大海之鯨壯雄邊之壘如取

如携不震不悚惟茲圖山公始發軔比南陽之
墓祭去家無幾憤匈奴之未滅鬼猶殺賊蹇蹇
苦忠几几密節肇發爾孫捐軀殉友後有人焉
亦必于是予今六月渡江向公問道誓滅此而
朝食虎拜稽首公尚如火烈烈噴雲霧于海門
圖麟閣于天上毅魂傀兮揚天戈風雨來兮匝
劍鳴嗚呼先生瘵瘝不可復忍腥羶不可雜處
象人紙馬不可充軍旅成憲不可弁髦首功不
可誣罔遼山遂水不可棄擲名山大川之神不

可歎

二祖

列宗在天之靈不可慢

聖神文武眞堯舜之主不可終負死者如可作也其師復乎死者之子孫如可作也其完天乎完天有子忠孝一流直擣黃龍倘有志焉採蘋藻以爵公擢肝膽以見公率公賢子孫以慰公而因屬余所取士第二人武林張君視公如龍景行仰止焉

祭伍少參寧方先生文

嗚呼伍相之死忠烈也噴西陵之洪濤先生之死忠憤也灑廣寧之赤血吳人士聞訃正告嘗道亟祀于鄉夫鄉賢濫觴一歲之内得袁雲翁暨翁而此典重光然先生祀于廟可也謚可也與伍相國並祀吳門可也耶見鄉人仰止國人舉直云爾余嘗評坐程明道春風和氣中不如坐先生勁霜烈日中春風和氣能薰人亦能壞人勁霜烈日惟苦物是以生物嘗與先生終日

言不倦先生亦終日與言不倦歿之夕屬訃聞者僅三人仁錫與焉亦鑒其木彊也夫海內讀先生之書惜哉未見其人耳亦惜哉僅畏其書耳竊謂先生持巳也嚴而立論也寛寧有放過他人處更無放過自巳處雖然議論未有不恕而可行者孔子之作春秋也錄桓文至孟子而科之曰假夫桓文僅可作尊王之事管晏僅可輔桓文之主故孔子大其功小其器終未嘗誅其心使桓文爲莽操孔子必誅之矣少正卯未

成之莽操也須聖人之刀鋸豈非忠厚之至乎故孔子錄桓文恕也先生之書片善必錄也孔子誅少正卯亦恕也先生之書大惡必懲也有怒直筆而形之彈章者是不如草木能受天地之殺也有荷先生之奬借挫其末路是可坐春風和氣不可坐勁霜烈日者也顏子之能爲禹稷也必易地而後然若先生直須易一雙眼睛而必定東事造物竟不肯奈之何哉氣作山河未了事先生終須補之先生生前不受人一物

倘以此言爲然而歆其一杯焉可乎哉

祭金亦城大參文

嗚呼與兄分手在三月上旬弟方治台鴈裝兄爲言廬山瀑布足探驪龍而挾萬丈之濤於樽俎甚壯暨登鴈山龍湫誌稱廬山無此飛宕歸將傲兄驟聞兄訃在五月上會稽探禹穴時悲駭愁慘淚落秦望之溪乳泉爲赤而霆輒已發吁嗟乎感星動雷天下志士仁人之痛也雖然兄在今日如急流之砥繫以安危弟敢理私痛而忘國恤乎兄在比部逆折宗纍與大吏舌戰

官職方強項執法眞能死於其官居家惟有一貧貧于諸生貧于貴公子貧于郎署二千石大夫之家無擔石儲咄咄奇事抑他人富而敝車羸馬兄二千石貧而潔然盛服以屈大夫之忠憤也必期美其琊蘭也其矢死靡他也屈屈寒暑晦明與循資日月躐得高官兄生前已厭聞之浮大白揮之矣

祭鄭方翁師相文

嗚呼先生之學仁學也仁以攝智故道廣而尚辨交親而不褻思入鬼神而能謙謙亨有終雖其始之故終之今夫萬物之所不能始者乾能始能始始則萬物不得不資之以爲始相臣拜官辭牘山委有推賢讓能嘔出肺腑至再至三者乎自先生始有能居九列之中爲　詔獄諸君子賦詩慰勞者乎自先生始有能黃閣盎棺槖不盈百者乎自先生始此所謂乾始也仁萬古

不敝而進退存亾之智以不失其正爲則如旁行之流用智之過坊智不坊仁仁雖能愛而已程伯子薰人樂意坐人春風其道近仁正叔近禮朱陸雖爭也近義　本朝從祀諸公如敬軒居業率從禮入白沙陽明智而正然用智之過有識懼焉先生無所不玄覽以仁擇之以元統之如萬川朝宗于海自古罕相不雜容人而難知人知千人之英萬人之傑稍稍與之商論郎萬古之人豪出矣先生終日言不數也庶乎遇

其人爲神若告之愚小子承乏 國學與前輩
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訓切多士幾汗下葢愚
錐根人單提一字徑入未敢誤已誤人顧何如
以仁攝智之大當是時 上下明詔議從祀首
質先生先生曰桂正字諱彥良 高皇帝稱之
爲大儒此人不媿愚乃默然以思退而讀桂公
文章大都克寬寬居仁行乾始之能事畢矣桂
公之言今猶可思先生幾幾藉手報 聖明也
堯舜在上天奪皋夔稷契之年後焱者安倣安

仰嗟此下民何施雲行能少待乎金閶門下士所爲痛哭陳詞采湖上之芳芷綴丹旐之須臾附斗酒隻雞之誼哀哉知我者先生也

祭玉陽丁太老師文

嗚呼師維嶽降登于
朝杖于鄉爲邦司直爲國黃髮爲士山斗爲紳
儀刑如是者八十餘載及師之歿也諸所措擿
吾師披𩈈觸豸之章銘彝勒鼎之勲及金石珖
琰名山大川之𡻕邑之耆壽俊能言之交戟而
下鄉大夫而上灑灑言之余小子何能揚扢伸
痛悼萬分一哉則請言祖大人與師六七十年
交好之誼也嗟乎今世獨少者交耳凡人意有

所趨則情有所極始嚮慕之誠則後悖謬之速他市道交無論卽雅負綱常盟節義而衾影寬夢之際忽忽剌謬不及覺情有所趨也易言斷金詩言攻玉斷與攻不同之極矣然論交者宗焉吾祖與師杯酒不必厭而亦不必戀風月不必辭而亦不必親山水不必離而亦不必不以家園代適然而來喀然而返若無意者喜慍之色小見彈棊局能欣然譬若尺水與波青山自在以淡故久以平故淡此六七十年交與槩也

居恒所嘗覩記非孝弟忠信不談非衣帛菽粟不訓非萬石君家家法不以規子孫非濂洛關閩史漢之書不令子孫讀五載以前無日不會無日不歡似密矣而若疎五載以後乃親醫王調藥餌大抵謝麴君稍稍棄澗似疎矣而若適客嗚呼六七十年來豈特風雨晦明寒暑晨夕之變已哉而道義敦勉未嘗改柯易葉吾祖沒而師哭視其含者一哭臨其喪者一哭奠其柩者一泣下漬襟裳伏地不能起嗟乎曾幾何時

師亦仙逝登堂納履杖履追陪杳乎其不可即矣悲夫悲夫余小子所以洄闇哽咽不能語竟者也盖嘗臆論師懋著品業聲稱崇閎蔚爲累朝以交道始其善交以學始夫高標門戶人揭宗旨横席片語覯者駢肩今之講學如此矣師少嗜學粹然一軌于正迨耄而篤勉不少衰手批性理全書以示後人此非洞見性命之旨者幾異日者太史氏採師行畧而論著[illegible]辰請以此佐國論云

祭王門修學憲文

嗚呼翁來吾里稱閉戶兩書生名相若也然時時徒步作竟日商翁寂乎喧翁簡乎繁翁寬乎褊以此知不如則亟稱封翁宋位宇俾先生與勝巳者遊三人相昇甚常徹夜談唯生民之急而已乃左失位宇右失聞修居在數武之地計同百日之邇嗟乎春王正月位宇看梅小圃𢭏燈達旦易簀之前侃侃與除無倦色獨翁三楚文衡使乎兩載家居付之清夢手書淋漓宛如

見之生死大矣一訣無從豈不痛哉昔虛齋蔡公以禮曹歸就家拜江西學使者及履任以道義教學激勸偕籓如朔望先謁孔後謁籓一時朝賀之服不秉悉從釐正翩然徑歸未幾有大司成之命而虛齋逝矣自翁涖楚士習文風丕變 上諭銓臣紀錄將璽書內徵而公又逝矣翁勁正之品遭逢拔擢與虛齋同造物厄此兩賢不竟其師世作人之用士論惜之若夫兒女之腸豈足爲貧者道哉有淚如雨非以哭其私尚劉

祭韓大參父母文

正直之氣融結精靈下爲喬岳上爲列星鍾於人倫文武豪英亘千百年灝氣常生允也父母維星維岳咳唾珠璣壯懷磊落其雄如龍其清似鶴望全萬夫術綜三畧長洲筮仕通田隱糧吏胥讙舞羸弱糟糠卒然雷霆魑魅莫藏如彼拯溺建鼓求亡緇衣好士東壁儲英迺建奎閣既奏鹿鳴覲光上國濟濟友生生友易耳死猶心傾碣石屼屼灤水欲寒甲兵數萬昔范今韓

匈奴未滅魂其急難直撑開原壯心據鞍抵掌
關山塰手雄疆揮麈策戎四座飛揚膽落莬塞
威振龍荒孝友張仲一言金湯彼譖人者箧書
罷將芥視圭綬屣脫卿相策蹇山間輟耕隴上
野老或爭鉏夫則讓
一人鑒忠登我勞臣命彼主爵節鉞爾新憶昔
夷氛控弦而鶩公自請行以紓北顧瞋目語難
鷙摽隼疾耿耿丹衷有如皎日
堯舜在位樹牌燕然胡不慭遺結為大年殺魄

䰟兮騎箕寂蒼化爲弧矢猶向天狼有赫遺靈
留在青史人貌榮名其猶未死赤舄繡裳賡幾
再覩奈何一朝遂成千古空山夜笛流水朝絃
遡彼海風達此誄篇

公祭秦中鉉年兄文

兵部職方司主事中鉉秦年兄捐舘舍于城徼同年弟之在燕邸者聞訃與傷撫棺一哭侑之以辭閱七月廿有五日去丹旐蕭蕭之前一日也嗚呼以死勤事等于功宗昊天不弔降此鞠凶廓清氛海百折必東　簡書命我赴赴是同乃肅城守立雪嚴冬縱橫胆氣軍禮恪恭地寒膠折投筆臨戎誓雪漢耻戰氣成鋒尊奴宵遁旂帛書膚鞠躬盡瘁憂心忡忡厲能殺賊教可

張弓竃鼉不效萇血猶紅憶昝占解文心雕龍
巨星忽墜玉樓上逢臨危闘戰大節矢公平生
忠義矯矯猶龍斬鯨截島拔鉞長松不訣兒女
必俘元兇殄而後已賫志叩胸百身莫贖閶氣
所鍾同我兄弟質諸蒼穹天豈夢夢死孝死忠
赫赫明命蹇蹇匪躬山河長壯崇德報功

祭吳仲遠舅翁文

嗚呼公之居鄉蓋博雅多聞謙謙遜讓君子也及其當官遇事神氣奮發不少挫除害如瀉惡雖權貴弗撓也與父老誨其子弟如樹嘉禾而薰蘭蕙也當是時太行之山不倚大吏而倚公爲重輕大吏心惲惲以公清廉不受一文賊冦斂手而遁也至于今之爲晉何如哉孰謂吏治無關邊計破資格之路開豪傑之門非謂翁也乎哉翁具此抱方擬對酒澆胸中壘硯履及堂

皇劍及邊陲付七尺于桴鼓所至撫循饑民必有投戈解甲耕且嬉于汝陽沮洳之境匪異人任也十日之前翁猶分甘餉我浩然竟去搔首問青天豈謂男兒珍惜方寸心全而歸正而斃愧夫祿祿長生葦近死之心不復陽耳不然何奪之速也善病必善生痛哉哲人胡然而常病也胡然而倏逝也大司命以禍善為職大醫王以度世為職嘗試執禍而問之術良之父也不宜病善病不宜死夢夢者何以對耶翁有道之

之士修身立命舍生取義生死之故胆决而神暇塵埃何戀泡影何親浮雲何來去但提醒忠義廉潔之心此路如幽溪亦如白日桐鄉畏壘朝焉三呉夕焉三晋翁之來也素車白馬翁之皎皎而常存也無欲無畏

祭吳爾繩親翁文

翁之生也風骨巉巉如太華立雲端珠玉壘壘如明月在溪水解環珮而來之頎然野鶴手執短麈則晉代衣冠也君嗜梅几席梅也盆盎梅也齋中之何笛中之聲緘扎之進傳梅也翁善病携手虎丘瘦影相對病耶瘦耶梅花深處耶今年春有台鴈行在會稽亦倦遊矣見其雲流波上竹就人家語人曰台鴈山水之精嚴者也會稽山水之惰懶者也禹廟梅梁畫龍點睛影

落鏡湖吾以台雁自私以會稽持贈爾繩可乎今遇以鏡湖之梅影佐靈几之蘋藻而髣髴音容如金聲玉簡之埋奇于宛委也婚嫁就比鄰死生長相見此世情語翁秋水爲神何地無水而比鄰乃見之乎哀哉

祭郭介甫表母舅文

嗚呼予年十六讀書瑆林吾翁矯矯若鶴與之談無一語近烟火落落寞寞不祭着目爲貴介氣其寔非也翁之生也如梅花開翁之歿也如梅花謝花開花謝夫亦常耳然翁也宜貧何也富貴而生如梅花之產金谷也人爲翁喜翁戚戚焉貧而死若梅花之秀于岩谷也人爲翁愁翁坦坦焉秋水爲神玉爲骨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于翁乃見之翁在窘急中無一求人之

語亦無一求人之色曰我唯不食嗟來以至于此自予束髮至今垂四十年可語千秋可快獨寤者獨翁一人而已翁博雅能文胸中浩浩焉即尋常尺牘中必有興雲潑霧之致風流儒雅吾師乎吾師乎湖山歸骨立馬江干所謂伊人于焉逍遥詩不云乎珠玉買歌笑糟糠養賢才自古嘆之嗟乎吾翁即糟糠亦不給也天賦完節將在于茲翁今行矣為上帝修文其辭必簡貴為仙必度世為佛弟子必索前拈花一笑不

作泣地號天之佛徒也憶昔陽羨同遊商論今
古眉宇心事到底不俗死生之際敢以浮辭涸
乃公耳耶有酒斯潔翁其少嘗

祭薛恒石先生文

惟翁正直端厚言行有壇表讀書積善訓子孫方耄而不倦蓋古所稱巡于四方召見百年之老正見此皤皤黃髮孝弟忠信如翁者使末俗有所則傚也自交于翁八十年來風霜屢變唯翁斤斤抑抑似三代彝鼎不可褻視卓冠儀刑至德之鄉于斯砥柱聞翁之高義皆勉爲忠淳而耻爲浮薄也自古富貴而名湮滅者不可勝數卽處深山窮谷茹芝服餌而無益于生人則

君子弗珍也君子珍庸珍常父與父言慈子與子言孝如引繩絜矩不失尺寸故曰風自火出言有物行有恒積旬累月如長日加益而人不知如春風被人而物自親此謂恒德雖然父兄之教先矣而子弟之率宜謹翁有乎威如化行于家矣予昔同蓋鄉往虞山繫舟樹下翁爲設醴具飡竟日不能去今我來思老成人安往衆燭舉危流水高山誰可告語商山洛社誰可納履薄言采藻來格來歆神其如在跂予望之寧

方無圓有直勿訛謹信可久儉勤可大公不朽
矣宜爾多子更饒文孫天表之應
大廷獨對
天子褒顯所自出
璽書自五雲而下吳中山川榮施實多豈直親
知光寵已也所可痛者哲人旣謝安放安仰

祭賀日獻尊人文

嗚呼先生息機於深觀妙於止古之至人也哉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以世情喻之登先生之堂欲納先生之履而無從也不幾太絕人乎然以易理窺之不惟不出戶庭也抑亦不見其庭之人焉若隨之出門交則許其有功不許其无咎又曰出門交有功不失也葢傷失足之易也門第高可畏先生閉影息形澹然若喪戶外之履自遠室中之琴無絃

悲夫營壘之爲見見其人又見其庭之人爲祟也不獲身何有哉易重應與而艮敵之亦惟曰艮其身止諸躬而已先生非眞有自得與人無涉者能不見一人乎能終日終身不見一人乎先生爲源泉而哲胤秀千巖萬壑之流先生冬藏手也哲胤春生手也各殫其能而後出入造化之事盡斯爲有子也已

祭宋位宇文

嗚呼人之生也蓋棺論乃定翁兄自其生而已定矣人之死也請易名請祭于社請祀于宮墻或在數十年之後遠者至百餘年翁兄自其沒而巳定矣嗟乎使翁與陸宣公策時務于德宗之日其精確同與韓范二公經略于崤函之交其膽勇同與周茂叔携手于濂溪之上薰伯仁以樂意樹伊川以師道玉立其間程氏門人皆不及也與朱紫陽治水溉田于黃巖之邑則勉

齋諸公皆謝不逮聞予言者或以爲過而更未足以盡翁使翁生于孔子之世則顏子必長揖而偕入深潛純粹之室子路必降心願聞易直子諒之音然天生翁于今日又生翁于今日之東南更有說焉何也東南之困若極矣水利賦役唯翁有成算于胸中宇內窘兵食甚矣唯翁不出戶而能擒逋冦于反掌雨金玉如水火惜乎不用其身亦未有與之上書言眞人紫氣在長洲茂苑者羽可儀志可則高山可仰淵泉可

叩僅令匀吳讓國諸君子各遜一席比肩後先
而輝爼豆耳然以翁兄躬行君子三千兩廡之
下彬彬如也王文成之偉業翁豈少讓焉有用
不用耳如胡居業薛敬軒眞實理學翁何歉焉
翁之孝友横四海塞天地翁之精誠鬼神舍其
庭雷電立其壁翁之教化始于家達于里驗于
令子之廉敬與賢良文學之粹于一門而吾儕
生于對溪流俗所移少波靡焉公勁正嚴毅花
朝燈夕兒童喧競則飭家人嚴扃門戶秉燭危

坐燕朋僻友不入其室吾黨化之皆矜奮于恥廉居是邦也不壞一鄉之風俗而後凛持萬古之名教故曰人可贖兮人百其身夫百人之軀命繫重矣可以贖此一人以一人之所關甚重也非翁孰能當之釃酒陳詞有淚洏洏言不及私翁死之後其能先國家之急從桑梓之憂者不知幾人倘有其人雖生死茫茫亦未為悲淵之甚也

祭郭符禺文

嗚呼兄掀髯貧踞談笑自得偉丈夫也何以死哉始予讀書支硎小樓偶拈知我罪我一題文懸之壁兄來徑讀環柱而走且吟且嘆拍手狂呼不已余曰夫夫習春秋鑒賞至此其有會心者耶此文字交之始也予在縗絰之中一富人持金玉責予文作壽兄適在座予目為我少出詢其生平以告可乎須臾兄笑曰非端人也予遂返其幣還其拜幸不為素封所汚此道義

交之始也兄之次郎紫衣年少賦才鮮美舊眷新姻司空執柯兄感之甚邀親朋送其爽風甚舟幾覆賴逆旅主人以免巨浪单衣次郎坐而暖我此患難交之始也嗚呼曾日月幾何兄已謝城市傍湖濵死在水中央渺不可接亡何奪郎君之逝也且奪我兄之速也夫文字之交一月道義之交百年患難之交直與迅雷烈風並長久孰能奪之哉然則造物之大謬也奪兄之形骸耳兄之不可奪者自在嗟乎歲在癸酉故

入寥落予撰文以哭者多矣未有如兄之慟者
也

祭蔣姑翁台宇文

惟翁翹然感慨種松歲年風雲未感意氣怡然北山有梓南山有橋邪衰必黜俯仰無驕一生一死看劍光懸人非別後心許生前迄傷南山長雲千里白眼當世得正斃矣猶有不忘四郊多壘毅魂魄兮有腸如矢心與世遠事與人同高列烈薦所志飛鴻鍊骨養氣雨潤雷喧廣交不雜敢勇少言置之巖石邈然無侶擢之巖廊九霄鶴舉薄言固始丕變人文躬先孝弟從者

如雲操不激切素風愈鮮扨格雅馴止齊不愆退藏于密置器斯安奇情雙亮令名俱完臨去骨立長夏歲寒雅琴雖古獨有鳴弦旣彈知巳復響後賢其人往矣其節可誅擬人必倫河汾可擬

祭金培欖襟丈文

嗚呼生至德之鄉修長者之行貴介而清寒少成若天性白首孤貞恬退一節所見惟培欖一人而已翁之尊人璧伯兄世清白翁之母夫人敬共節儉雖山河之貴不辭執爨姻黨閒女流訪問不知其爲翟茀也翁孝友至性習於家教寧循墻傴立毋舉趾高寧閣默晦處毋矜快脣吻寧杜戶不出毋毫髮干人旣饒哲亂尤美文孫人曰蔵境翁獨苦修乃事醫王時親藥餌醫

耶隱耶雙伏耶龍飛耶孰能測之哉噫乎毋子偕隱介子推也夫婦偕隱鹿門氏也至于翁一室之內寧后毋前閫闥之間寧入毋出杯酒之樂寧寂毋喧道義之嗜寧淡毋濃翁有道者是以門外之哭比之門內尤甚予與翁同事外翁諸偕中年晁後翁晁長日夜偕舅氏狂呼酣飲唯嚴事翁不敢犯翁尤善飲善謔飲而無醉謔而無虐可惜十年之內吳門酒政漸寬翁又高臥不出余善病一旦生死恝澗握手無從也豈

不悲哉當伯兄崑翁之長南垣也直聲震朝野翁冲然不形於色惡謝請謁屐絕郡邑之門憶辛丑偕先君訃崑翁伏闕下考選有年三人夜坐嘖嘖予季培麓有古人風時在善果寺月明若晝昆弟之言如此荏苒居諸已三十餘年矣撫今追昔能無痛乎噫嘻一罇之酒可與論心况生死大矣浩然相對慨乎如或見之非蘋藻無繇也

祭蔡母徐太宜人文

嗚呼母師茹素五十年自蓬蓽而殿陛所至自錢塘自廬江自檇李母子相依七八十年維我雲怡真素心人其李杭也著問心牘問心快問心庸俗而未快也問庸俗不快問吾母而未必不快也問心心快問母母快人生蔗境至此極矣予與雲怡交入其門登其堂寂如山林叩其冑詢其蒞官行事泉決雲飛雷行電掣嘉湖雅意保甲別盜賊平民法甚善居士何擒大盜吳

浙以寧三吳御史大夫亟稱之世俗耳食平反加飡頗縱賊毒民豈知捕盜不盡寇遍天下至于稱兵非細故也問毋問心其安乎否甚哉唐人主之于陸宣公也既已錄用其言詔同毋入政事堂當是時宣公斥言利之徒如裴如皇甫輩聞之必不快乃其毋聞之必怏怏于心快于毋而後施諸有政宣之詔令三軍之士恨不効死此政事堂之所以尊也雲怡李官上最及儀曹條上東南水利 上聞之動容為 賜詔召

對柄政多吳人皆排擯之不與清華并度閣其
上章疏今以觀問母然問心然素心人奉素心
母兼質予素心之友無不同然是母是子可以
風矣丹旐至止道路賷傷筵吉合窆千秋藏玉
玉峯有人人倫有母德音宛在儀式型于形管

祭王毋張太恭人文

嗚呼仁錫自束髮誦三君子文及長公聞修來同里同閉戶讀書稔毋加匕箸非以翟綬榮山河貴夫孰不榮於

朝而世俗文繡不上節士之體則毋之訓子所獨也孰不貴於子而以衣不取爲鞶觧以不妄交爲色養則毋之子所獨也士能經霜雪者不聽于天非也霜雪非天乎故能霜雪而後謂之聽于天能節廉而後謂之聽于毋聽于毋也實聽

于父矣自令而守而憲公廉絕私請尸而祝之
者誰歟毋之訓行於子也亶行于家矣蜀之難
張令闔門死之有
詔褒忠廟食世世誰歟長公生而澹于名利事
毋若孺未强仕厭其官高諭古人白眼當世然
用才也
天子厲精求賢若曰隱才易耳用才難即清白
吏易耳清白吏而有用才難選人僉舉公學憲
公辭知公孝移而之浙絲輿錦地一葦航之毋

方徒飯屬公先行將裝而司命不仁德音遽遠
嗟乎公爲文哭吾毋毋居亡何自哭其毋余不得
爲子更不得爲猶于未哭而先咽矣然公昆季
篤學以東修之心圭章之行貽孫謀而結大年
毋其常存也哉嗟乎戴星而奔與公一世三千
里不休傳而見毋於夢猶不若朝辭越夕指吳
得早依毋柩而况砥行立名之大者乎無縟儀
無飾辭謚爲毋師操筆俟矣

祭沈毋杭太夫人文

嗚呼登堂拜毋媿未能焉臨喪哭毋以誠以信則猶子之心戚矣儒者之行博學彊識强立而不反吾見亦罕矣易大象曰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吾見愈罕矣但有以金紫名譽榮其親者不聞以學識强立譽其親者更不聞以孤踪子行入世遯世經世出世慰藉其親者父毋惟其疾之憂噫此去疑所以爲孝子也去疑之始爲文詞也戞戞乎與世不合以其材稍稍逢世奚難

而有所不可夫有不可乃謂之人品有不可干
作文則必有不可干立身館試弗屑也州守弗
辭也而其人始眞强立也已眞孝子也已居鄉
策兵食雖衆咻弗移居官執于戈雖大敵弗動
此其人何如哉沈毋眞毋師去疑眞吾師外言
不入于梱敢有勦辭旌門表里世垂閨範大年
無窮有酒盈罇聊以志猶子之誠也惟靈邪格

祭張母朱夫人

嗟秋光之慘淡兮菀百昌之向零覩景物以興傷兮又況萎夫哲人繄靈產自臙胄兮徽儀玉照而惠心藹然蘭煦兮和如春溫柔恭婉嫕行必稱圖兮奚須姆訓之諄諄既擇配而歸于張兮執贄脯以載其悃誠嘉夫籩豆之禮兮琴瑟靜好而和鳴寧惟習于女紅兮實閑內則之儀刑孝敬善事舅姑兮饔旦飧夕以順適其情殫殫力以拮据兮不辭內助之辛勤衣不曳地首

不重珥兮夙興夜寐而經營訟既南闢室亦棟
隆兮咸出于平日籌討卒底于成御家秋霜冬
日兮惠既足懐而義亦可欽匪淵岳昌珠辟兮
兆發祥以鸞舉麟振爰開塾而允熊兮匡比夫
機猍之艱辛業專秡䄂燀煋磊落公輔罷兮蟠
泥潛淵爲席上之珍推虎嘐之三鳳兮而翺翔
乎清冥追倠陶毋忠于敎子兮鸞諭象服龍章
翟巖賜賚之繽紛迪闔德日茂而不替兮用是
家慶霞起而雲蒸竇桂葳蕤諸孫皆謝蘭之芬

盍惟德人之裔必高大其門夫人將世世頒歷于日邊兮頻添冠帔之榮恩椒禁屢朝兮而並壽于喬松之奇齡胡一夕而殞此婺星聞訃震悼哀惻靡俾聊抒蕪詞惟鑒斯忱

外大父　贈文林郎中石吳公暨外太母

郭孺人行狀

仁錫夙受先外大父母提誨得追隨諸君子後以庸鈍不墮先業卿佩明德報稱無地每念昔容雖邈嫩懿如新欲稍稍銓次以傳不朽而筆懃董狐不律拈復閣者久之今日月有時將埜矣伯舅氏通守正誼手行實命仁錫爲狀以丐當代如椽何敢以不斐謝謹據實狀之按外大父諱汝礪改諱之良字攻甫中石其別號也吳

之先爲沈周文王子聃食采沈丘因以得氏裔
郢却秦相徵垂釣潁濱則至今相傳有沈亭焉
其子孫散處于蘇者往往聚國族金閶亭之南
至珩以仕吳使魏顯冠蓋相望高材雄文作述
並富孫子註其一斑云入我　明𦘕定之初以
居當孔道兵燹再經譜牒多不可攷最近者曰
華甫公一傳爲元禮再傳爲孟嘉又再傳爲廷
璲並博學好施予而孟嘉結納盡一時名士
尤雅善倪雲林牛耳騷壇互相雄長所著有竹

窓諸集略具曾學士縣秋林書屋記中廷璪娶吳以季子璘繼舅氏秉常遂從舅氏爲吳姓卜居山塘寔泰伯九十三世孫也沈而吳自璿始璿仲子龍薦弘治壬子鄉書初令耒陽爲鉛山費公所知時江右歲祲盜起如蝟公謂非耒陽令莫能治　奏改弋陽平定安集者三月以盡瘁歿弋之人德而祀之遺賻逾二伯其季子認亭公悉謝去弗受俯瞰歸舟惟蕭蕭丹旐鎮浪廿一石而已吳中相率多認亭公高義益認亭公雖

僅僅通籍官一太醫哉然生平喜折節讀書經術經濟靡不洞了最勤于家塾故子弟秀出有王謝風氣長爲元肅朓佳句負氣誼蓬蒿以老名在其仲孝廉上今外大父卽長之元達也生而質厚重毅爲膝前愛子韶齔執經于甬東楊太守水南先生輒超超與羣兒異郭光祿劍泉公負人倫藻鑑見而器之遂許字外大母一試補博士弟子員及受易比部兼山錢先生稱高弟子居亡何遭俞夫人變而元肅公沒外

大父入治喪葬視湯藥出經理化居故産殖落而復振當俞夫人病時倭冦猖獗距關縱火燔僅綴一弱木外大父衛颺舁俞入城俞甫渡而橋斷二守任公壯之爲啓關咨訊方略時外大父方弱冠冒險衛毋設策制敵不沮不慴有執干戈扞社稷風郭光禄縣中翰拜御史大夫會議加江南賦外大父曰民不堪命矣邊疆國之尾也手搦毛脉大能掉小柰何剖腹心殉之空引去就爭因上疏得謫而賦如故繼以監軍從

行屬物色諸當事還報曰胡修趙壘俱不可終
事請堅勿預餉㢘自全厥后光禄先幾卒弗罹
兩君之禍外大父力也袁安節公裕春當代正
人深加嚴重韓宗伯敬堂詞林宗匠每與倒屣
極論申文定公秉政初薄游　京邸留連歲月
爽葛再敝而終不以私溷大都剛方正直耻爲
世容鄒宜人殁後奴豎搆難究宼白而品光益
徵素履云外大父攻苦力學稗官襍記靡不覽
究自丁酉投筆一意治家入産水田三十頃築

十餘畝成業倉箱所入凡丁皆腴而已丑早潦
爲虛懸捐以千錢佃計平時推食解衣掩骼施
藥全活甚衆四時設祭必躬必虔待塾中賓必
敬必久生平未嘗有二色驅馳南北足不履平
康狹邪里而軒楹堂寢棹栟屏障之屬一以主
敬主靜等顏之舉舅氏五長郎別駕君項以石
城考績　贈外大父如其官次存古次正邦次
懿次好古聲噪黌序名重橋門暨諸孫曾次第
鵲起方是時外大父春秋高七秩矣慨然曰吾

歲晚頗自潤而貧族有祀弗時有子弗婚有喪弗舉有願學者弗勸伊誰責也于是復捐田六頃略訪文正家法創爲義田公私並利在昔戊成春始以先令君入
覲及不肖偕計上公車從與入貲爲光祿監事癸卯秋一疾不能起聞易簀時尚與舅氏正邪談場中題意則外大父一生貲志亦略可見矣惜哉原配外大毋郭父光祿劍泉公仕有聲望毋
誥封鄒宜人爲錫山紳族舉外大毋時有紅光

纔一識者知非尋常襟并及歸外大父始廟見
而俞夫人已臥床褥外大母解新婦粧褫諸姆
浣中裙厠牏吸糜以進不減古人跪乳膝巳又
避寇入城姑叔俱稚外大母更爲勤哺飼弗使
聲聞母姑俞夫人曰晉夏屋而譁今偏處而寂
非新婦能曷致此吾嗣是目得瞑矣逾年俞殁
外大母躃踊欲絕歷七日夜弗休盩時方抱孕
非鄒空人擁護幾從俞地下長公元肅有諱貨
之癖施予無度囊鮮長物與外大父同産者六

半猶在襁褓中咸仰兄若嫂鼻息外大毋曰此易事耳弟取遺貲均分而各掌之外大父與仲各攜其一餘封識以俟成立外大毋即出簪珥并所遺付紀綱凡以養以讀以婚嫁盡取給焉初市米鹽再市衣履乃事居貨審守委愼蓋藏調病翁居起理情性者十五年而元肅公亦溘焉朝露矣自後先喪塟諸役外大毋悉佐外大父獨任之族黨自義田外問餽無常數其遇物無不樂易而獨嚴于訓子至十年不更師闓外

大父讀萬石君傳恍然會心命舅氏輩訓行焉

外大父勗謝家政稱未亡人一室焚修密證善果益早習內則女訓諸書及修乾竺秘典一皆以真實心行真實事稱同德故一生伉儷唱隨相得甚歲己酉伯舅氏剖竹石城外大母猶健七箸壬子冬忽以疾逝丙辰外大父受

帝恩贈文林郎外大母贈孺人嗚呼外大父母之勗也

綸音賁之口碑頌之子若孫益丕振而光顯之

夫復奚憾仁錫辱在甥行憶昔執筆墨隨于闈
執鞭弭隨于燕周旋最久稔識懿美今一旦如
玉之慕聊托生芻馬鬣之風將成蒼鬱存殁之
感奚能解于予懷敬遵伯舅命詮述其大者以
少酬不朽兩尊人之志若夫生卒子姓卜壤筮
日有行實在惟　大人先生賜采擇焉